

篇小说集



兽孩

● 吴若增 著



兽 孩

吴若增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九一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93号

兽 孩

吴若增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通 县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237千字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722-3/I·216 定价：5.50元

印数：0001—6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吴若增是近年来活跃在文坛的中年作家。这部中篇小说集共收集了他的六部中篇小说。他的作品以不同的创作方法，浓笔勾浪漫，淡笔写实，采撷生活琐事，勾勒人们的内心世界和纯真的情丝。这里无论是《大鸟》中的“洁”，《兽孩》中的“沙力布”，还是《青娘》中的“黑衣青娘”，都有着纯洁的心灵，善良的心地，以浪漫主义的笔法，寄托作家的美学思想。尽管《叶飘零》、《世界已不再确实》和《周文谦君之死》是写实小说，但以真实、质朴、深刻、明快的特色，又可使读者耳目一新，掩卷深思。

整部作品内容隽永，文笔流畅，写作技巧娴熟，是一部比较优秀的中篇小说集。

目 录

大 鸟.....	(1)
叶飘零.....	(44)
兽 孩.....	(126)
周文谦君之死.....	(182)
青 娘.....	(224)
世界已不再确实.....	(285)
后 记.....	(348)

大 鸟

一

那一天的后半夜，我到月芽湾的海滩上去，是为了欣赏一下海滩夜景，感受一下海滩静夜，以便绘制我的大型油画《睡海》。

难得天气这样的好，更难得海滩这样的静。尽管是活跃的盛夏，旅游的旺季，但月芽湾却因距市区太远，又没有开发，此时便阒无人迹。

徜徉在阒无人迹的沙滩上，我才第一次体会到，世界之所以喧闹，只是因为有了人。而没有了人时，世界竟是这样的安详。

安详得象是个史前的童话。

此时，海面上没有涌，没有浪，只有闪着月华的波在柔媚地抚拍着沙滩，发出轻轻的娇喘，恰似少女那甜蜜的梦酣。

而那寂寥的星空，又几乎没有风，没有云，只有弯弯的月亮和点点的星星悬在那里闪耀，状极娴淑可又有点儿调皮，仿佛是那少女活泼的眼睛。

天是一派的墨蓝，海也墨蓝，而它们又都在月光下透明着。这透明，又进而将沙滩这边的山、石、树、草，以及偶

尔飞起的夜鸟……默默地溶合。看上去，仿佛这世界是从来如此、现在如此、将来亦如此的温柔。

啊，这就是睡的海呀……

渐渐地，我有些陶醉，便在沙滩边的一块大石头旁斜倚了下来，同时眯起眼睛去享受那睡之海所赐予我的安谧。

我不解清醒何以与陶醉无缘，但我确知陶醉至深便一定迷离……于是，我感到有所遗忘，遗忘了记忆中的那个世俗世界的真实。

同此，我又感到有所消融，消融了我身上的那个世俗世界的人。

我由此而获取了清静，获取了干净，获取了静……

历史在沙滩上累积血汗，从而使世界繁荣、丰富；但人们却未能注意，历史也累积污秽，从而使世界遗忘了这静……

也从而使世界骚动不宁，且又仿佛是穿上了魔鞋，把疯狂的累积当成了目的。

迷离中的遐想，使我于有所遗忘之后又拣回了一些古老的遗忘，于是，我觉得我的心灵似已渐入梦境……

忽然，我好象看见，沙滩那边有一个人在走，在向我这边走来。

而这个人，在朗朗的月光之下，又竟是通体的润白。

是什么人，竟然有着如我似的逸志？

或我其实是已在梦中？

哎哟，那人走来了，并使我看清了那是一位女子！

一位赤裸着全身的女子！

身后的大石头的凉而且硬，身下的细砂的潮而且柔，使

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梦，这是月芽湾的海滩上的真实。

那么，她是谁？她在干什么？夜泳么？怎么就她一个人？而且居然裸体？而且在这样的静夜，在这样的海滩……

是了，是一位女子，一位裸体的女子。她没有发现沙滩上有人，甚至可能没有想到沙滩上还会有人。于是，她徜徉，就如同刚才的我。

淡青色的月辉，均匀地流泄在女子那赤裸着的身体上，给她的身体镀上了一层亮亮的银白。那银白又随着渐次清晰的嘤嘤的脚步声而摇动，变化出一道道闪闪的弧影。

弧影近了，立体起来，现出了令我吃惊的姣美。而那散发着女性之光的肌肤，又令我近乎晕旋。

啊，好美好美呀……

不过……

开始，我想我最好是呆在原地别动，以使她于不知不觉之中从我身边走过。可当她真地走近了我，并且只剩下了一百多米远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悄无声息反而可能招至误会。

她会看见我的，因为我毕竟不是那大石头的一部分，而且月光又是如此的皎洁。那样，就将愣愣地吓她一跳，同时也显得我是在有意地窥视她。

我下了一个决心，轻轻地咳了一声嗽，然后慢慢站起来。我希望我能少给她一点儿吓。

但还是吓着了。因为我看见她一下子就怔在了那里，仿佛是电影之中的定格。

而我，也就呆住了。

好一会儿，我俩彼此对视，不说一句话。

我不说话，是因为我想解释可又不知道怎样解释。她不

说话，则显然是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吓坏了。

对于人来说，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人。

我不知道她是怎样观察我的，以及是否还有精力在我身上发现什么。我知道这样的对视有点儿尴尬，但我却又不知怎的，同时发现她实在美丽。

她的那双眼睛黑亮黑亮，偶一闪动，便象是镶嵌在天幕上的两颗星星。而她的嘴唇，按说我不大可能看得清楚，但却分明地感到那是极其的鲜红。鲜红的嘴唇突出在她那白皙的面庞上，真好似雪地上的一枚樱桃！

活过了二十八个年头，又搞着美术的工作，自信是见过几位漂亮的或者美丽的女子的，然而，这么美丽的女子，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。

何况，这又是一位裸女。

但我却终于能够清醒过来，并于清醒之中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在这样的时间，这样的地点，如此呆呆地注视一位陌生的裸女，是不适宜的，而我对这邂逅也完全不必解释什么。

于是，我转身，默默地走出沙滩。

那时，她似乎还没有清醒过来。

然而，就在我刚刚走出十来步远的时候，我却好似听到她那里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声响。

我站住，扭过头去，却即刻惊住了！

沙滩上已不见了那位裸女。在那位裸女刚才站立的地方，出现了一只通体洁白的大鸟！

这大鸟，有着两只黑亮黑亮的眼睛，和一只鲜红鲜红的喙喙！

“哎？”我不由地叫了一声，是惊叫。

同时，我又下意识地张开了两臂。

而就在这时，大鸟张开了两扇阔大的羽翅，并有力地扇动了起来。

旋即，随着一阵呼呼作响的风动，大鸟从原地开始了飞升。

“哎，你……”我叫，不由地想拦住它。

大鸟只是默默地看着我，同时却扇动得加速，不一会儿，就飞升到我头顶上的空中了。

我惊讶得呼吸都急促，可这惊讶又使我一时地难于思考，包括理出我的任何愿望。

不明这大鸟为什么，它升到空中却并不马上离去，而是绕着我，审视般地盘旋，好似在对我进行某种考查。

“你……”我叫，两臂已不由得伸向空中。

这时，我大概是已有一点儿清醒，而我的那叫，大概是想请它落下来。

遗憾的是，就在这时，大鸟最后地注视了我一下，然后突地扬起头，向着海天交接的墨蓝，呼嗒呼嗒地飞走了。

它再没有回头。

没多久，它那洁白的身影黑了，小了，远了……

当它的身影忽地一下，隐于夜幕之中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极清朗的叫声从天边传来：

“嘎！”

二

昨夜里的奇遇，令我整整一天恍惚不已。无论如何，我

知道那不是梦；可无论如何，我又难于理解它为什么不是梦。

清秀、娴雅、纯真、娇丽……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她。说她美丽，说她漂亮，这种词又太过空泛。也许要为她而创造出一个什么新的词罢？

月光下，她赤裸着身体，下意识地两臂垂下，双手交叉遮住下部，但眼神儿中却不含羞涩，而是几分讶异、几分恐惧、几分新奇、几分茫然……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表情。而她形体的完美无瑕，又只能说是叹为观止。

此外，再加上那个恢宏而神秘的海天大背景，使她看起来简直就象是一位女神。

不，她那黑亮黑亮的眼睛，以及鲜红鲜红的嘴唇，为她平添了几分生动。那眼睛偶一闪动，那嘴唇偶一颤动，又表现出了她内在的活力。

她不在天上，也不在人间……

而随后，她竟变成了一只大鸟？

或许，她原本就是一只大鸟罢？

那么，她为什么要到沙滩上来？她还来么？

于是今夜，也就是第二夜，我就又在那个时间，来到了月芽湾的海滩。

然而今夜的海滩，却已不是昨夜的海滩了。

今夜，海滩上刮起了卷曲的阵风，阵风忽东忽西，忽疾忽缓，使人感到这世界难以确定。于是，不只是冷，令我时时发悸。

抱起双臂，遮住前胸，瑟瑟地往天上望时，却见一团团烟似的云没好气地滚动。同时，它们又碰撞着、拥挤着往地

面压下来，乃至使我时时地如在雾中，乃至天空似已不复存在。

月亮是隐匿了，星星也不见，于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，便是一派的墨黑。

海喧嚣着，一叠叠地翻卷，致身体涨大。望出不远，涌浪即与天接，凶神似地封闭了岸边的世界。于是世界，便狭窄，便恐怖。

海水里，有一头什么巨大无比、凶悍无比的兽罢？且这兽又极烦躁，不停地在深不可测的水下翻腾、喘息，使海浪滔天，使涛声隆隆。

天大动，海大动，因此感觉是沙滩也动，我也动。

有一阵子，劲风突地刮来，令我摇摇晃晃，同时那劲风之中，又夹了种种怪响，令我感到这世界好象是要倾覆。

而我居然能够明明白白地想，世界一旦真地倾覆，此后将不再有天，不再有海，不再有沙滩……一切都将归于混沌。

而当世界真地归于混沌，此后将不再有欢乐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忙碌……一切都将化为虚无。

我不知道那样好不好，我只是感到，那将使我未必拒绝，却也将使我生出留恋。

可怪的是，面对如此狂暴的大自然，我却并不感到怎样恐怖。因为我就知道，此时此地没有人。

大自然的恐怖，只是施之于肉体；而人的恐怖，却是施之于心灵。

我想，这就是人们之所以喜欢大自然的原因罢。

我在沙滩上踟蹰，不时地望望海，望望岸，望望天……但没有，没有那女子，没有那大鸟。

这样的夜，她不会再来了罢？

而我竟也真的有些冷。

回去罢。我很沮丧，只好失望地走出沙滩。

我似乎应该明白，别说这样的坏天气，便是好天气如昨夜，她也未必再来罢？而我却竟然是如此地痴迷，不有点儿可笑么？

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来？难道仅仅是为了好奇？

是的，是为了好奇，但使我不来不行的，却是为了她的那种神异的魅力。

可惜！

我顺着沙滩的坡往回走，脚步似有些不愿。令我不可思议的又是，当我即将离开沙滩踏上来路，风却忽然止息了，云也悄悄地淡去，便是那震耳欲聋的海涛，似也疲倦地转入了叹息……

我止步，转回身来，望。

满天的云团，不知何时已经消散，此时，正有一片云从月影下怡然飘过，那弯弯的银月竟似为云巾擦过，俏俏地露出了脸。

于是如水的月华，就又将海滩照亮。

“嘎！”

蓦地，天空中传来了一声鸟鸣，令我心头一震。抬起头来寻觅时，却见那鸟正从云后钻出来，而它那阔大的羽翅便为地上映出了一片流动的黑影。

“喂！喂！……”我激动起来，举起双臂向着它叫，就好象已经渴盼了好久。

而那大鸟，便也就笔直地向我飞来。

是它。鲜红鲜红的嘴喙。黑亮黑亮的眼睛。通体洁白。

“喂，你下来吧！”我叫。

我相信它不是一只凡鸟，因此能够听懂我的话。同时，即便是不懂，它也该能够体会我的善意。

只是，它没有下来。

它在我头上盘旋。

“嘎！嘎！”

它又叫了两声，似在跟我说些什么，可我不懂。

“下来吧，你……”我又叫。

我相信真诚和善意能够打动它，从而消除它的疑虑和恐惧。

然而，它却终于没有下来，不知为什么。

绕过最后一圈飞走时，它只是告别似地又叫了一声：

“嘎！”

此后，它将身体一翻，钻进了重新涌来的浓云。

而浓云便即遮住了月光。

风也又起了。

大滩复又开始了奔腾、咆哮。

三

有生之年，还没有任何人任何事，能在我的心里产生如此剧烈的动荡。两个夜晚过去，我已不能自己，睁眼闭眼都是那只大鸟，都是她。

而且，奇幻的感觉似已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已越来越强烈地希冀着见到她。

第三天夜里，我早早地就睡下了。一方面是太过疲劳，

一方面是要小睡一觉，以便到时再到海滩上去。

然而，便是睡吧，又总是做梦，梦见那女子，梦见那鸟。

到了后来，我已弄不清是梦非梦，我就只是看见那鸟在我眼前飞旋。

而它的身后，是那墨蓝色的透明的夜空。夜空辽阔、高远，似无极限，只有一丝丝的淡云在悠闲地飘荡。而可怪的又是，星星和月亮都缀在天上，同时又有太阳，一齐闪耀……那情那景，颇有点儿象是拉斐尔所写画的《海中仙女该拉忒亚》中的境界。

然而，待我进入了那境界，大鸟却又消失了，消失于水天一色之中。而于是，那浩森的大海便即鼓荡起来，且发生着庄严而神秘的声响，仿佛是从远古世界中传来的回声。

回声从海波之中漾出来，沿着海面飘散，如丝如缕，乃至静悄悄地钻入白云。而白云又温柔地聚向太阳，在太阳的周围环绕。于是，太阳就将它的光，柱一样地洒下来，在海面的中心铺出了一个亮亮的圆。

那圆先还静静，随后却有大波翻出来，仿佛在海面上开出了一朵硕大的花。

水花过后，有什么东西浮出了水面。待到完全，原来是一只很大很大的贝。这贝，在阳光下闪着五彩的光，把海面都映得斑斓。

慢慢地，那贝张开了，从中站起了一位极洁白、极光润的女子来……那是在沙滩上见过的那位女子，但在这情境之下，却好似波蒂切利所画出的《维纳斯的诞生》。

她使海天之间充满了光彩。

再后来，海上升起了一团团白色的雾。这雾又弥漫开来，不见了大海，不见了贝。于是，我感到那女子是站在我的房间里了。

她仍是那样所谓亭亭玉立，同时两臂自然地垂下，交叉，遮住了身体的下部。她的嘴角，含了微笑，但也含了一些别的什么，令我捉摸不定。而那双黑亮黑亮的眼睛，这次是大胆地注视着我，似乎是含了信赖与期待。

这次，我看清了她的裸体。我发现那是未曾矫饰过的，因此在散发着一种大自然的清新的气息。这气息，使我感到大海，感到蓝天，感到沙滩……

我曾临摹过安格尔的《泉》，觉得那画中的裸女其实已不属于人类，却是更多的表现了画家的某种理想，以及那时代的某种追求。但现在一加比较，却发现那裸女原是沾染了浓浓的世俗之气。

人们历来盛赞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，以为那微笑很神秘。现在看来，则感到她的微笑其实是一种无奈之后的故作，里边含了许多人性的弱点，以及对于痛苦的掩饰与忘却。

而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子，她身上的美却是自然的、真实的、生动的、丰富的。

因为那是一种没有污染、没有异化、没有矫饰、没有变形的！

“你……是人还是神？”我问。

“我是鸟。”她说。

“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

“海底。”

“海底？”

“是的。我生活在海底最深处一个极平静的地方。那里实在安静，可也实在寂寞。”

“寂寞？”

“是的。寂寞。”

“于是，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了，是吗？”

“我羡慕你们的生活。”

“羡慕我们？”

“是的。你们有高楼大厦，有广场、花园，有火车、汽车、飞机、轮船……还有好看的衣服，好玩的游乐中心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悄悄地跑到沙滩上去？”

“我有点儿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何况，我又没有衣服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？”

“第一天夜里是无意的，偶然的。后来，我发现你并无恶意。我希望找到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。”

“你要我帮助你什么？”

“请你把我引入你们人类的社会。”

“你要到人类的社会中来？”

“是的。我很羡慕，也很好奇。”